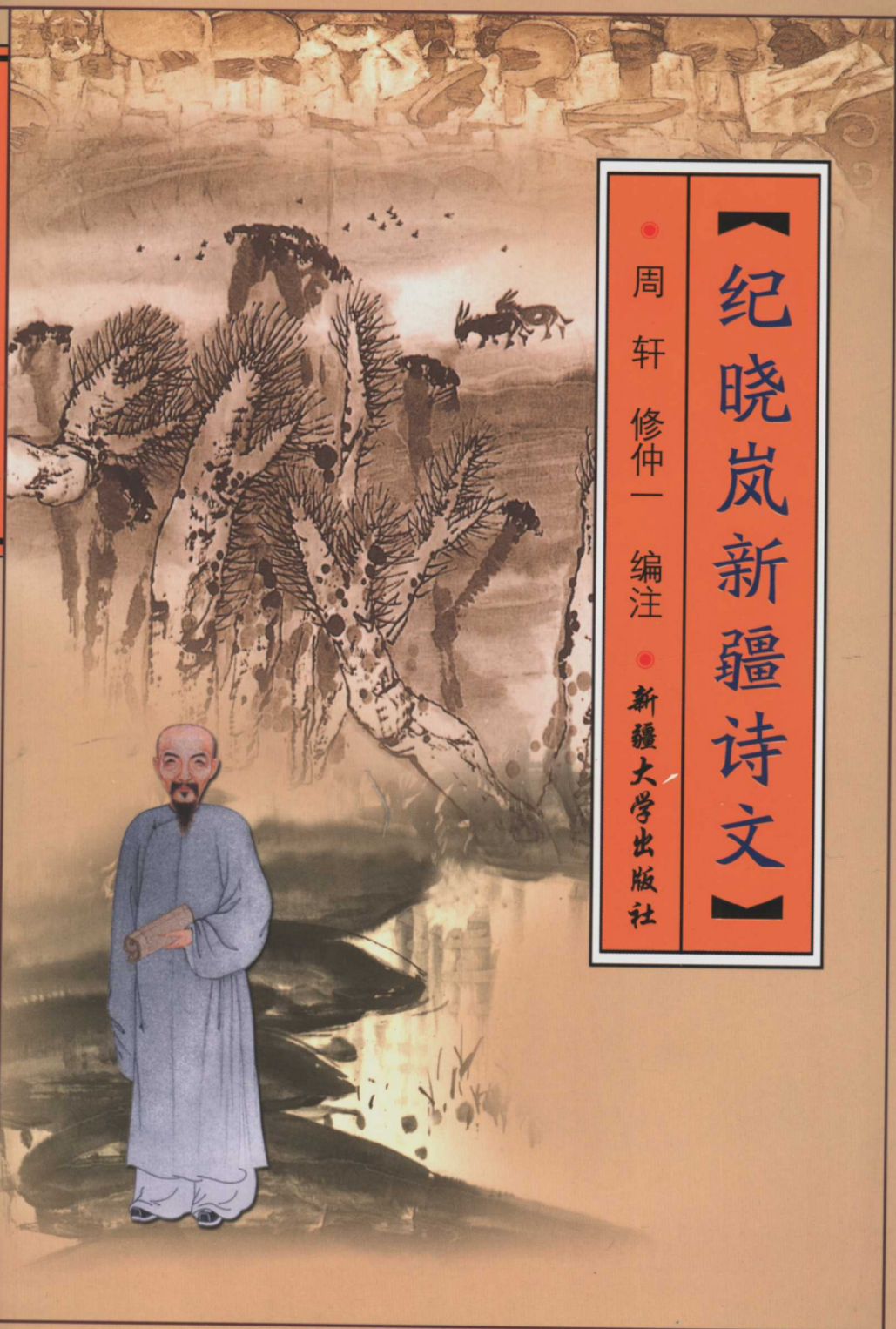


纪晓岚新疆诗文

周 轩 修仲一 编注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



纪晓岚新疆诗文

JIXIAOLAN XINJIANG SHIWEN

ISBN 7-5631-2028-9



9 787563 120284 >

ISBN 7-5631-2028-9 定价：28.00 元

纪晓岚新疆诗文

周 轩 修仲一 编注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前 言

1

前
言

纪晓岚,名昀,字晓岚,又字春帆,晚号石云、观弈道人。清雍正二年六月十五日(1724年8月3日)生于直隶献县(今河北省献县)崔尔庄。嘉庆十年二月十四日(1805年3月14日)以礼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的高位病逝于北京,享年八十二岁。纪晓岚是乾嘉时期杰出的文学家、编纂家、目录学家、考据学家和诗人,官方学术领导人之一,也是清朝流放新疆的早期著名人物。

纪晓岚原籍江苏上元县(今江苏省南京市)。明朝永乐初年,明成祖朱棣决定将京城由南京迁至北京,同时迁移江南民户充实北京及周围地区。纪家始祖纪椒坡便由南京迁来这里落户。高祖纪坤、伯祖纪昶都是著名诗人。父亲纪容舒,是康熙五十二年(1713年)进士。在京师户部和刑部供职多年,外放到云南姚安任知府。晚年还乡,人称姚安公。纪晓岚十二岁随父到京定居,少年时所受的良好教育,对他颇为有益。从十七岁开始,纪晓岚就参加科举考试,到二十四岁时顺天(府治旧宛平县,今北京芦沟桥东)乡试考中第一名举人。乾隆十九年(1754年),三十一岁的纪晓岚考中二甲第一名进士,从此踏上仕途。他入翰林院,改庶吉士,又授编修。先后担任山西乡试正考官、会试同考官、顺天乡试同考官。京官考核时列为一等,授贵州都匀府知府。乾隆帝弘历以他学问优异,特命留京。接着派往福建视察学政。二十八年(1763年),四十岁时晋升为翰林院侍读学士,可谓仕途畅达、前程无限。他这期间的诗文,虽然多为歌功颂德之作,但的确显示出了宏览博闻,才华横溢,颖敏过人。他以学识渊博、生性诙谐而名重士林,加之受到皇帝的器重,更是名声大噪。谁知这位令人艳羡的文学侍从之士,五年后却因向姻亲卢见曾漏言泄密而被革职流放新疆。



卢见曾，字抱孙，号澹园，别号雅雨山人，山东德州人，康熙六十年（1721年）进士。历官知县、知府、道员，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授两淮盐运使，驻扬州。盐运使即为管理这一地区盐务的最高长官。在盐业兴盛的当时，人们将这一职位视为肥缺。卢见曾到任即清理旧案，调剂财政，国计民生，兼筹并顾。闲暇时则寄情吟咏，延接文士，兴学重教，多建书院。宾至如归，故常高朋满座，一时成为东南文坛的盟主。次年因拒受贿赂被诬告而罢职，时越三年定案，发配蒙古军台效力赎罪。三年后起复，十八年（1753年）再度任职两淮盐运使竟长达十年之久。纪晓岚与卢见曾虽然相隔两地，年龄相差三十五岁，却因学问相投，结为忘年之交。他把长女嫁给了卢见曾的孙子、在京师国子监肄业的监生卢荫文。

乾隆帝弘历六下江南，曾两次到扬州。地方官吏争相逢迎，修行官楼台，建园林亭阁，搭牌楼彩棚，备戏班筵席。两淮盐商更是献纳巨款，以供挥霍。大量的耗资就从盐务收入中提取，加以支销冒滥，官商并有侵蚀，国库岂能不造成损失？倾江南之财富，供一人之游乐。乾隆帝玩得高兴了，亲笔题写“德水耆英”匾额赏赐给卢见曾。

二十七年（1762年），卢见曾告老还乡。临别扬州时诗云：“为报先畴墓田在，人生未合死扬州”；“从此风波消宦海，始知风月足家园。”他以为从此可以避开宦海风波，在故乡德州守着先人庐墓，平安地度过晚年了。却没想到更大的风波在等待着他，使他最终葬身宦海，牵连着姻亲纪晓岚、儿子卢谦及纪的门生徐步云、赵文哲和王昶等人一并被革职流放。

三十三年（1768年），扬州两淮盐运使司亏空一千万两盐税案发。二十年间，盐商逃欠盐税累计九百多万两白银，盐官被劾纳贿九十万两。乾隆帝一听变了脸色，下令追究历任盐官之罪。作为皇帝身边文学侍从的纪晓岚，听到这个风声，深知干系重大，但念及与卢见曾是姻亲，又不能见死不救，于是赶紧通风报信，结果以漏言泄密获罪。



关于纪晓岚是如何通风报信、漏言泄密的,《清朝野史大观》“纪晓岚之机警”条这样说——

两淮盐运使卢雅雨见曾以爱士故,宾至如归,多所馈贻,遂至亏帑。事闻,廷议拟籍没。纪时为侍读学士,常直内廷,微闻其说。与卢固儿女姻亲也,私驰一介往,不作书,以茶叶少许贮空函内,外以面糊加盐封固,内外不著一字。卢得函拆视,诧曰:“此盖隐‘盐案亏空查抄’六字也!”亟将余财寄顿他所。迨查抄所存资财寥寥。和坤遣人侦得其事白之。上召纪至,责其漏言。纪力辩实无一字。上曰:“人证确凿,何庸掩饰乎?朕但询尔操何术以漏言耳!”纪乃白其状,且免冠谢曰:“皇上严于执法,合乎天理之大公。臣拳拳私情,犹蹈人伦之陋习。”上嘉其辞得体,为一笑,从轻谪戍乌鲁木齐。^①

实际情况是:“纪昀于六月十三日见卢谟等,告知两淮盐政有事。卢谟遂于十四日寄信回家,是纪昀亦系豫露信息之人。”经查先后究出内阁候补中书徐步云、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、军机处行走中书赵文哲与行走郎中王昶,都是泄漏机密,向卢见曾通风报信之人。卢见曾虽然提前疏散财产,但还是被解往扬州受审。长子卢谦,“由刑部郎中授湖北武汉黄德道,归省公时,适闻湖北有水灾,即趣谦亟往”^②。七月十八日,乾隆帝下旨说:“今伊父卢见曾,因查办两淮提引积弊,豫将家中资财私行寄匿;并于两淮商家,究出从前托人营运银两,至于盈千累万。而卢谦亦有寄银营运之事。是卢见曾在任时,必系与各盐政及各商等,交结分配。自问情虚,故为此狡狴伎俩,将来申明之日,自当按律究治。伊子卢谦,若令其仍任监司,殊不足以示惩戒。卢谦著革职,

① 《清朝野史大观》第三册《清人逸事》卷六,上海书店1981年。

② 《清碑传集补·卢见曾墓志铭》。

发往军台效力。”

几天之后，七月二十四日（9月4日），乾隆帝发旨：“徐步云与卢见曾认为师生，遇此紧要案件，敢于私通信息，以致卢见曾豫行寄顿，甚属可恶，著发往伊犁效力赎罪。纪昀瞻顾亲情，擅行通信，情罪亦重，著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。”①

经查，卢见曾受贿总值一万六千两，连同隐匿财产，论罪处绞，九月二十八日病死狱中，终年七十九岁，身边只有一孙在旁。而此时他的四十五岁的姻亲纪晓岚，正在西去新疆的流放途中。卢见曾前后的盐运使亦未能逃脱，十月二十七日，“高恒、普福、达色处斩”②。高恒为文渊阁大学士高斌之子、乾隆帝宠爱的慧贤皇贵妃之兄。赵文哲与王昶，被发往云贵总督阿桂军中充文职自赎。

顺便一提，《清朝野史大观》所说的纪晓岚漏言泄密，被“和珅遣人侦得其事白之”，也流传甚广。这时和珅刚被挑选进入掌管皇帝皇后车驾仪仗的銮仪卫，充当拜唐阿，即皇帝轿旁的小侍从，根本不可能与正四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晓岚有什么干系。

四

古称西域的新疆，与祖国中原的关系源远流长。自公元前60年归入汉朝版图后，汉唐置都护，清朝设将军。清朝从乾隆二十年（1755年）起，两次出师天山北路，直抵伊犁，平定卫拉特（又称额鲁特或厄鲁特）蒙古准噶尔部之乱；继而于二十四年（1759年）平定天山以南的大小和卓之乱，重新统一了西域。二十七年（1762年）设立统辖天山南北的最高军政长官伊犁将军，驻节惠远城（今伊犁霍城县惠远故城）。而在乌鲁木齐，二十四年（1759年）设办事大臣，三十七年（1772年）改参赞大臣，次年再改为都统，受伊犁将军节制，管辖乌鲁木齐及哈密、巴里坤、吐鲁番、奇台、乌苏等地的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。民政方面设州县制，与陕甘总督共同管辖，乌鲁木齐一带又被称为秦地或西

①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815。

② 《清史稿·高宗本纪》。

秦。直到光绪十年(1884年)新疆建省,乌鲁木齐为首府。之前,乌鲁木齐一直是仅居伊犁惠远城之后的新疆第二大城市。

清朝统一新疆后,首先致力于天山以北的开发,今天的昌吉地区是主要屯垦区,由乌鲁木齐设同知进行管理,另设通判收放粮餉,再设管粮巡检驻昌吉。二十七年(1762年)在昌吉建宁边城,在古牧地(今米泉)建辑怀城;次年在特纳格尔建阜康城,在玛纳斯筑绥来堡,在呼图壁建景化城;三十三年(1768年)又在阜康、绥来各设县丞。

纪晓岚于乾隆三十三年(1768年)底到达乌鲁木齐,三十六年(1771年)初获释返京,在乌鲁木齐生活了整整两年。因他曾是朝中官员,又是著名文人,所以受到当时乌鲁木齐最高军政长官办事大臣的礼遇,任为秘书官,负责起草奏折檄文,并可签署一般公文,处理一般政务。对这一段经历,无论在当时还是事后,他都十分珍视。东归途中,“雪消泥泞,必夜深地冻而后行。旅馆孤居,昼长多暇,乃追述风土,兼叙旧游,自巴里坤至哈密,得诗一百六十首”,并详加注解,命名《乌鲁木齐杂诗》。回京后复职为编修,两年后奉命主持纂修《四库全书》,历时十三年告成,同时完成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,晋升为左都御史、礼部尚书。嘉庆初年调兵部尚书。嘉庆帝颙琰亲政后,充高宗实录馆副总裁,以礼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管国子监事。纪晓岚阅历很深,交游既广,学问又博,堪称大手笔。晚年写成近四十万言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二十四卷,包罗丰富,无所不谈,其中收入他在乌鲁木齐期间搜集的志怪传闻近百条。《乌鲁木齐杂诗》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,不仅对我们了解和研究当时的新疆很有价值,而且向我们透露出作者所处时代的文化特征。

五

关于《乌鲁木齐杂诗》的写作目的,他在自序中说得很清楚,不仅是追述风土、兼叙旧游,供友朋灯前酒下之谈助,重要的是“思报国恩,惟有文章”,“歌咏休明,乃其旧职”。作为乾隆帝身边的文学侍从,他在清统一新疆的过程中曾写下《平定准噶尔赋》、《平定回部凯歌十二章》等诗文,如今亲履其他,他要以诗来显示清朝统一新疆仅十年所出



现的“一统之极盛”。“古来声教不及者，今已为耕凿弦诵之乡，歌舞游冶之地”，使“寰海内外咸知圣天子威德邈隆”。为此他把《乌鲁木齐杂诗》大体厘定为风土、典制、民俗、物产、游览、神异六个部分，在考察历史的同时，更着重于考察现状，着力吟咏新疆的屯田，展示出一幅清代前期乌鲁木齐地区社会状况和风土人情的历史画卷。

清代的新疆屯田，始于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年）在哈密、巴里坤等地。统一新疆之后，“烽燧全消大漠清，弓刀闲挂只春耕”。屯田事业迅速向西展开，首先是战后驻军的军屯，亦称兵屯。如阜康二道河设屯兵百名，因沙地渗水严重，浇水辄涸，他亲临调查，情况属实，建议移兵于吉木萨尔三台各兵屯。有诗云：“长波一泻细涓涓，截断春山百尺泉。二道河旁亲驻马，方知世有漏沙田。”但三台的情况亦不十分妙，辛勤耕作，流血淌汗，眼看着丰收在望，却又受到野猪糟踏。“野猪最为屯田之害，岁给火药防之。三台一巨猪，其大如牛。”他写道：“月黑风高迅似飞，秋田熟处野猪肥。诸军火器年年给，不为天山看打围。”

新疆的兵屯，实行轮换制。每五年轮换一次。士兵在新疆屯田期间，“盐菜粮粮皆加给，而内地之粮，家属支请如故”，所以士兵们大都乐意出塞，“瓜期五载如弹指，谁怯轮台万里行”。清朝更制订优惠政策，鼓励和动员士兵携家出关，这样既有利于边疆开发，也使士兵家人团聚而无思挂之忧，“海燕双栖春梦稳，何人重唱望夫山”。正因如此，兵屯成效显著。当时天山北麓乌鲁木齐一线，东起吉木萨尔，西至晶河（今精河），共设三十四屯，“共屯兵五千七百人，一屯所获，多者逾十八石，少者亦十三四石”。面对着阡陌相连的锦绣大地，回想起统一新疆战争中的粮食转运何等艰难，纪晓岚禁不住热情洋溢地吟道：“秋禾春麦陇相连，绿到晶河路几千。三十四屯如绣错，何劳转粟上青天。”

兵屯之外，还有民屯，亦称户屯。“乌鲁木齐之民凡五种，由内地募往耕种及自塞外认垦者，谓之民户。因行贾（即经商）而认垦者，谓之商户。由军士子弟认垦者，谓之兵户。原拟边外为民者，谓之安插户。发往种地为奴当差，年满为民者，谓之遣户。各以户头乡约统之。官衙有事，亦多问之户头乡约，故充事役者，事权颇重。又有所谓园户者，租官地以种瓜菜，每亩纳银一钱。时来时去，不在户籍之数也。”他吟咏这一户口管理制度：“户籍题名五种分，虽然同住不同群。就中多

赖乡三老，雀鼠时时与解纷。”民屯每户给田三十亩，划清地界，登记入册，按规定交纳一定数量的公粮，这就是“绿野青畴界限明，农夫有畔不须争。江都留得均田法，只有如今塞外行”。这种民屯土地分配管理制度，有力地吸引了内地民户前来投身边疆的屯田事业，在此安居乐业，“万里携家出塞行，男婚女嫁总边城”。当时乌鲁木齐贱谷而贵麦，所以纳粮以麦不以谷，“收麦初完收谷忙，三春却不入官仓”。还生产大麦类青稞以酿酒或喂马，“汉唐旧史记青稞，西域从来此种多”。他特意称道甘肃高台籍民户“所种稻米，颇类吴粳（江苏粳米）”：“新稻翻匙香雪流，田家入市趁凉秋。北郊十里高台户，水满陂塘岁岁收。”描绘出一幅塞外江南的丰收图画。

六

兵屯、民屯之外，还有被发遣的犯人从事的屯田，称之遣屯或犯屯。昌吉是遣犯集中地，自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年）首批遣犯抵达，到三十二年（1767年）已有遣犯一千六百余名，加上妻子儿女，当有数千人。次年中秋夜，因屯官酒后调戏遣犯妻女，激变被杀。遣犯趁机抢劫军火库，占领宁边城，攻打乌鲁木齐，在红山下溃败北逃，遂被镇压。官府加强了对遣犯的防范，对年满为民的遣户编入户籍管理。

纪晓岚在昌吉巡视屯田，察看了头屯及芦草沟的遣户住地，“鳞鳞小屋似蜂衙，都是新屯遣户家”。屯区养鸟曰“钻天啸”，四更长鸣，各屯即以此为上工的钟点。“荒屯那得汝南鸡，春梦迷离睡似泥。山鸟一声天半落，却来相唤把锄犁。”他们劳作一天，累得昏睡如泥，可天不亮还得挣扎起床，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下田劳动，真是度日艰辛。

遣户中男多女少，争逐之事较多。官府设官媒二人掌管婚姻，“非官媒所指配，不得私相嫁娶”。正是“赤绳随意往来牵，顷刻能开并蒂莲”。遣户子弟多在城中给官员及有钱人家做书僮仆役，“家家小史素参红，短笠轻衫似画中”。

遣户中不乏人才。纪晓岚说：“流人既多，百工略备。修理钟表，至为巧技，有方正者能为之。”正是“戍屯处处聚流人，百艺争妍各自陈。携得洋钟方似栗，也能检点九层轮。”遣户何奇，能以楚声为艳曲，

他所演唱的《红绡绮》，听者动人心魄、催人泪下。“老去何哉出玉门，一声楚调最销魂。低徊唱煞红绡绮，四座衣裳流酒痕。”遣户孙七，能演说评书，野史闲话，古书奇闻，娓娓道来，“掀髯抵掌，声音笑貌，一一点缀如生”。就像明朝张岱笔下的柳敬亭一样，说书传神，与听众在火炉前消磨着塞外长夜，给人们带来乐趣，受到赞赏：“稗史荒唐半不经，渔樵闲话野人听。地炉松火消长夜，且唤谈谐柳敬亭。”遣户中也不乏贤惠之妻，她们有南方来的，也有北方的，“蓝帔青裙乌角簪，半操北语半南音”。她们朴实素雅，不羞于南腔北调，不嫌于边地陋屋，秋后多租住乌鲁木齐旧城内外，“秋来多少流人妇，侨住城南小巷深”。开春便与丈夫一同耕作而去，为开发边疆默默尽力。

七

屯垦事业的发展，给新疆的经济文化带来繁荣景象。当时“天下粮价之贱，无逾乌鲁木齐者。每车载市斛二百，每石抵京斛二石五斗，价止一金，而一金又止折制钱七百文。故载麦盈车不能得钱三贯。其昌吉、特纳格尔（今阜康）诸处，市斛一石，仅索银七钱，尚往往不售。”纪晓岚为此咏叹：“割尽黄云五月初，喧阗满市拥柴车。谁知十斛新收麦，才换青蚨两贯余。”

开屯垦，兴贸易。来乌鲁木齐经商者，“大贾多从北套来”，吐鲁番的维吾尔人，也“卖果时时到市闾”。集市上不仅有新疆的瓜果，还有沿海的海鲜品和内地的水果，“朱桔黄柑荐翠盘”。

经济的发展加快了各地特别是乌鲁木齐的城市建设。乌鲁木齐，西汉时为车师后王国，唐为庭州轮台县属地，元属别失八里行尚书省，明末清初是卫拉特蒙古人的游牧地。纪晓岚经过了解说：“乌鲁木齐，译言好围场也。”（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卷三）傅恒等撰《西域同文志》说乌鲁木齐为维吾尔语音译，“格斗”之意。陶保廉著《辛卯侍行记》说：“乌鲁木齐，蒙语，谓捕鹿围场，或云枢纽之处，或云宽大牧地，未知孰是。”今人或以为因位于乌鲁木齐河而得名，或以为是准噶尔语加维语“渡口”之意，或以为与南郊“乌兰摆”（今写作乌拉泊）有关，现代蒙语意为“红色靶场”，至今尚无定论。一般都说“乌鲁木齐”是蒙古语“优





美的牧场”之意，乐于为人接受。

且说战后，乌鲁木齐由办事大臣率军驻扎，又设同知管理民政，随着军民逐渐增多，在今南门外长约二三里的地段形成街市，建一土城。因市街房屋日渐稠密，二十八年（1763年）秋，呈报另筑新城，得到乾隆帝的批准，取启迪教化之意，钦定乌鲁木齐城名为“迪化”。城址先是选择在东山之麓，即今水磨沟一带，依山傍水。流放在此的前任御史观成提出应靠近乌鲁木齐河，建议被采纳，于是在旧城以北接筑新城，三十一年（1766年）建成。两年后纪晓岚来此，“登城北，关帝庙、戏楼、城市，皆俯视历历”。他在《乌鲁木齐杂诗》中开篇即吟咏：“山围芳草翠烟平，迢递新城接旧城。行到丛祠歌舞榭，绿甍翚上看棋枰。”当时富商大贾聚居旧城的南北二关，夜市既罢，往往吹竹弹丝以息劳苦：“塵肆鳞鳞两面分，门前官柳绿如云。夜深灯火人归后，几处琵琶月下闻。”有些内地商人竟乐而不归，由父母报告官府，通告新疆，将其遣返。这就是：“到处歌楼到处花，塞垣此处擅繁华。军邮岁岁飞官牒，只为游人不忆家。”人们建房，“雕镂窗棂彩画椽”。大多就地取材，以云母片镶嵌在窗户上，“云母窗棂片片明，往来人在镜中行”。内地来疆人中，不乏能工巧匠，如贵州人夏髯以绍兴法酿酒，“携得江南风味到”。把总茹大业之妻善酿醋，味冠一城，“滴滴清香泻玉盘”。

经济繁荣带来文化教育的发展。“迪化、宁边、景化、阜康四城，旧置书院四处。自建设学额以来，各屯多开乡塾，营伍亦建义学二处，教兵之子弟。弦歌相闻，俨然中土。”纪晓岚为这“处处多开问字亭”的景象而欣喜。乌鲁木齐的风俗礼仪也一如内地，城东南角建万寿宫，遇节朝贺，张乐坐班，往往演剧以谢皇恩。“金碧觚棱映翠岚，崔嵬紫殿望东南。时时一曲升平乐，膜拜闻呼万岁三。”天山博格达峰作为永镇西陲的象征列入祀典，但距城二百里，前往不便，于是每年四月十五日在迪化城西北的红山（形状如虎头）顶举行望祀之礼，“缥缈灵山行不到，年年只拜虎头峰”。逢年过节，张灯结彩，歌舞管弦，终夜喧阗。如元宵观灯：“楼车辘轳满长街，火树银花对对排。无数红裙乱招手，游人拾得凤凰鞋。”灯船之戏：“摇曳兰桡唱采莲，春风明月放灯天。”有的商人装扮成维吾尔女子，表演维吾尔歌舞：“地近山南估客多，偷来番曲演莺歌。”古牧地与昌吉两屯以舞狮相赛，不相上下：“箫鼓分曹社火

齐，登场相赛舞狻猊。”十岁小童演昭君琵琶剧：“琵琶弹彻明妃曲，一片红灯过彩楼。”艺人简大头以丑角擅场，演技绝佳，观者倾倒：“半面真能各笑啼，四筵绝倒碎玻璃。”刘木匠以旦角擅场，年愈三旬，姿致尚在：“逢场作戏又何妨，红粉青娥闹扫妆。仿佛徐娘风韵在，庐陵莫笑老刘郎。”纪晓岚置身在“玉笛银筝夜不休”的节日边城乌鲁木齐，游览“城南城北酒家楼”，仿佛又回到了京师，“风景依稀忆旧游”。

八

纪晓岚还着意考察了新疆的资源物产。如乌鲁木齐就座落在煤海之上。“凿破云根石窦开，朝朝煤户到城来。北山更比西山好，须辨寒炉一夜灰。”玛纳斯出产黄金，官府禁止私人开采，每年雪消后就派兵稽查，又以断绝粮道来加以限制。“夜深宝气满山头，玛纳斯南半紫绡。两载惊心驰羽檄，春冰消后似防秋。”新疆盛产盐，乌鲁木齐以南的盐湖产青盐，“分明青玉净无瑕”；而辟展（今鄯善）产红盐，“一色轻红似杏花”。戈壁沙生植物，如梭梭，“梭梭滩上望亭亭，铁干铜柯一片青”。红柳，“依依红柳满滩沙，颜色何曾似绛霞”。芨芨草，“息鸡草长绿离离，织荐裁帘事事宜”。昌吉宁边城西荒滩上有白绒黄花、根似萝卜、气味绝臭的草药阿魏，可理气消肿、提神消疲、活血祛痰、治疗瘰疬。“长铲木柄刷寒云，阿魏滩中药气熏”。从宁边到阜康，东西一线，狐狸颇多，猎狐得裘，“粲粲临风一色黄”。而伊拉里克（今托克逊县伊拉湖乡），蛇非常多，“斑斓五色遍身花，深树多藏断尾蛇”。新疆还有鸿雁、野鸽、鹰隼、喜鹊等等，“山禽满树不知名，五色毛衣百种声”。

关于鲜鱼活蟹。新疆虽是干旱区，但河流湖泊亦不少，都出产鱼类，只不过当时地旷人稀、渔业不发达罢了。纪晓岚诗云：“凯渡河鱼八尺长，分明风味似鲟鳇。”注说：“凯渡河鱼，冬月自山南运至。”这是冻鱼。鲜鱼亦有，“昌吉新鱼贯柳条，簦簦入市乱相招。芦芽细点银丝脍，人到松陵十四桥。”注说：“秦地少鱼，昌吉河七道湾乃产之。羹以芦芽或蒲笋，颇饶风味。”至于活蟹，也并非一年见不着面。当时贸易兴盛，人们“不重山肴重海鲜，北商一到早相传。蟹黄虾汁银鱼鲞，行篋新开不计钱。”注说：“一切海鲜，皆由京贩至归化城（今呼和浩特），

北套客转贩而至。所谓银鱼，即卫河面条鱼也。”

关于瓜果蔬菜，纪晓岚称赞吉木萨尔三台的黄芽菜，甘脆如梨，如安肃（今河北徐水）的萝卜。“旋绕黄芽叶叶齐，登盘春菜脆玻璃。北人只自夸安肃，不见三台绿满畦。”他还提到胡麻、豌豆、葵花、水果等，“新榨胡麻澈漉光”，“只有山家豌豆好”，“八寸葵花色似金”，“苹婆杏子绿蒲桃”。乌鲁木齐“土产之瓜，不减哈密”，吃来“凉争冰雪甜争蜜”。“甘瓜别种”形状像维吾尔花帽，“味特甘脆”，盛夏品尝，“嚼来真似水晶寒”。进餐的家禽，“鸭绿鹅黄满市中，霜刀供饌缕轻红”。山珍有蘑菇，野味有野骡等，肉质鲜嫩，“野骡风味胜黄羊”，“白草初枯野雉肥”，“五彩斑斓满路归”。至于花卉，芍药“红药丛生满钓矶”，菊花“千瓣玲珑绿叶疏”，虞美人花“香魂仿佛认虞兮”。可见这里有菜有瓜，有山珍野味，还有花……

值得一提的是，纪晓岚对乌鲁木齐建设事业的一片热心。因“四五月间需水之时，水多不至。秋月山雪消尽，水乃大来”。他提出建造堤坝以蓄水。有人认为沙土所修堤坝渗漏或水大横溢，又说田高于水，水不能上。纪晓岚提出深挖渠、建水闸、造水车以引水灌田。大家认为也许可以。可是还未实施，他就获释东归，途中耿耿于怀：“良田易得水难求，水到深秋却漫流。我欲开渠建官闸，人言沙堰不能收。”在他身后一个半世纪，后人在乌鲁木齐河上游修建了乌拉泊水库，市区修建了和平渠，在下游修建了猛进水库。乌拉泊水库在南郊十公里，是乌鲁木齐市的水源地。而猛进水库又名青格达湖，位于市区北郊五十公里的五家渠市，湖区内有森林公园，是夏季旅游的好去处。纪晓岚的这一设想，后人完成得比之更大更好。

当然，纪晓岚在《乌鲁木齐杂诗》中也反映了一些消极落后以及阴暗的社会现象。比如嗜酒，“西人总爱醉乡深”。注说：“每岁酒商东归，率携二三万金去。”嗜烟，“冉冉春云出手边”。注说：“游手者多挈烟箱。”赌博成风，“烧残绛蜡斗枭卢”。注说：“土俗嗜博，比户皆然。”有病不求医而祷告拜神，“袅袅哀歌彻四邻”。家家养狗，一犬吠则众犬和，满城响答，彻夜不休，“只怪更深齐吠影，不容好梦到南柯”。还有妓女墙头立竿，以招狎客，“西来若问风流地，黄土墙头一丈竿”等等。但这并不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主流。

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作于晚年，自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年）至嘉庆三年（1798年）在承德避暑山庄和北京陆续写成，计五种二十四卷。其中《滦阳消夏录》六卷，《如是我闻》四卷，《槐西杂志》四卷，《姑妄听之》四卷，《滦阳续录》六卷。滦阳为承德的别称，槐西为圆明园外所住官邸的书屋，其他各集未注明地点，当写于自家阅微草堂。关于写作目的，他声称是“追录旧闻，姑以消遣岁月”，又点出用心是“大旨期不乖于风教”。全书收入他在新疆搜集的志怪传闻近百条。

追录旧闻，他记“塞外有雪莲，生崇山积雪中，状如今之洋菊”，并详述药性。阜康山中，“大蛇巨如柱，盘于高岗之顶，向日晒鳞：周身五色烂然，如堆锦绣；顶一角，长尺许。有群雉飞过，张口吸之，相距四五丈，皆翩然而落，如矢投壺”。动物如鲸鱼、青蛙、田鼠等集体“自杀”，一直是大自然的不解之谜。他记述乌鲁木齐多野牛，“中推一最巨者，如蜂之有王，随之行止。常有一为首者失足落深涧，群牛俱随之投入，重叠殪焉”。关于野人的传说与报道，至今中外仍然时有所闻。他记录：“乌鲁木齐深山中牧马者，恒见小人高尺许，男女老幼，一一皆备。遇红柳吐花时，辄折柳盘为小圈著顶上，作队跃舞，音呦呦如度曲。”还有吉木萨尔军士打野鸡所见山中野人：男女衣紫氍毹，面及手足皆黑毛，茸茸长寸许；女子跣足不靴，衣绿氍毹。“旁侍黑毛人四五，皆如小儿，身不著寸缕，见人嘻笑，……啁哳如鸟不可辨。观其情状，似非妖物，乃跪拜之。忽掷一物于崖下，乃熟野骡肉半肘也。又拜谢之，皆摇手。”他记一位官员从征伊犁，血战突围，身中七矛，死后两昼夜复苏，疾驰一昼夜归队。“自言被创时，绝无痛楚，但忽如沉睡。既而渐有知觉，则魂已离体，四顾皆风沙湮洞，不辨东西，了然自知为已死。倏念及子幼家贫，酸彻心骨，便觉身如一叶，随风漾漾欲飞。倏念及虚死不甘，誓为厉鬼杀贼，即觉身如铁柱，风不能摇。徘徊伫立间，方欲直上山巅。望敌兵所在；俄如梦醒，已僵卧战血中矣。”这种意识流的写法，把人处于生死边缘上迷离恍惚的意识滑动，寓于灵魂离体后的倏忽徘徊，显示了作者非常高明的审美创造力。

纪晓岚的思想意识毫无疑问属于封建正统,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不乏劝善惩恶,以此宣扬天道轮回、因果报应。讲吉木萨尔卡伦外暴野之尸夜夜鸣泣,人出则退,人止则止,人返则来。“具棺葬之,遂不复至”。借鬼魂乞葬宣扬行善。记一伙人强行在佛殿狂饮聚赌:“一人舒拇指呼曰:‘一!’突有大拳如五斗栲栳,自门探入,五指齐张,厉声呼曰:‘六!’举掌一拍,烛灭几碎。十余人并惊仆。至晓,乃各渐苏,自是不敢复至矣。”

纪晓岚宣扬:“善恶之报,有时应,有时不应,有时即应,有时缓应,亦有时示以巧应。”举例吉木萨尔遣犯刘允成因负债过多,被迫自缢。而他当年所犯罪是“为重利盘剥,逼死人命。”又如乌鲁木齐某参将,在平定昌吉遣犯暴动后,掌管分赏遣犯子女,一人独占佳丽四人。后奉调入关:“戒期启行,诸童检点衣裳,忽筐中绣履四双,翩然跃出,满堂翔舞,如蛱蝶群飞。以杖击之乃堕地,尚蠕蠕欲动,呦呦有声。识者讶其不祥。行至辟展,以鞭挞台员为镇守大臣所劾。论戍伊犁,竟卒于谪所。”

但是,当我们把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放在文化传统与时代文化氛围交织的坐标系上进行考察,就会看到,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价值并不仅仅是追寻旧闻和劝善惩恶。蔡元培先生说:“清代小说最为流行者三:《石头记》(即《红楼梦》)、《聊斋志异》及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是也。”纪晓岚所处的清乾嘉时期,随着社会经济中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,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,渗入社会意识,渗入士人阶层,使封建伦理和传统文化趋向衰微,以这“流行者三”为代表,举而起来批判。所不同的是,批判的重点有所不同:《红楼梦》是气魄宏大地从整个社会的结构上揭露封建制度的腐朽;《聊斋志异》是揭露黑暗政治,鞭挞贪官污吏,抨击八股取士的科举弊端,批判封建礼教;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则主要是嘲笑宋儒迂执虚伪。三者的形式也有所不同,《红楼梦》是长篇小说,《聊斋志异》是短篇小说,而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则是笔记形式的小说。

十

笔记文学,起源于先秦,兴起于魏晋南北朝,成熟于唐宋,繁盛于明清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经久不衰的原因,是由于笔记文学具有真

实性、质朴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、幽默性和故事性等特点,使其深受读者喜爱,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史料价值,大量史料可补正史之不足。作品的内容为后世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,这是笔记文学的重要价值。同时,笔记文学作为一种文体,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,直到今天仍具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。

一代文宗纪晓岚,一生几经宦海沉浮,奉旨编纂《四库全书》后,心境恬淡多了。如《观弈道人自题》诗:“平生心力坐销磨,纸上烟云过眼多。拟筑书仓今老矣,只应说鬼似东坡。”这种特殊心态,使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形成愉悦性情和著述传世、抒写胸怀和寄寓劝惩相交织的复杂品格。然而他作为进退百家、究源穷委的大学问家,是不满足于稗官小道的。《四库全书》分为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,“子”是对先秦诸子百家著作的总称。纪晓岚力图借子部杂家来改造小说,因此他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是学者志怪书,而非《聊斋志异》式的才子志怪书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的确很杂,如他留意西域历史遗迹,记喀什噶尔“三仙洞”的汉代壁画及踏勘唐代北庭都护府故城,考证巴里坤古镜,都留下边地历史的悲凉印痕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虽杂,但“是非不悖于圣人”。他在《槐西杂志》中写道:“道家言祈禳,佛家言忏悔,儒家则言修德以胜妖:二氏治其末,儒者治其本也。”他企图调和三教以救世,陷入开明与迂腐、固执与困惑的文化怪圈,其出路就是讥贬宋儒及鼓吹的封建礼教。

在《滦阳消夏录》,纪晓岚讲了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:一对男女倾心相爱而未能终成眷属,女子随他所不爱的丈夫驻防来到乌鲁木齐。男子千里寻访而来,俩人想到短暂的相会之后终究还是别离,便决心同死。于是“裸体相抱,皆剖裂其腹死”。这在封建道学家的眼里是伤风败俗,大逆不道。但纪晓岚却不这样认为,他吟咏:“鸳鸯毕竟不双飞,天上人间旧愿违。白草萧萧埋旅榭,一生肠断华山畿。”通过这一爱情悲剧,抨击“存理灭欲”的封建禁欲主义,对儿女私情给予宽容和辩护。使人不能不想到他晚年所明确表示的:“饮食男女,人生之大欲存焉;干名义,渎伦常,败风俗,皆王法之所必禁也。若痴儿騃女,情有所钟,实非大悖于礼者,似不必苛以深文。”他借一狐之口,批评那些专爱探听传播别人隐私的人:“夫房帏秘地,男女幽期,暧昧难明,嫌疑易起。一犬吠影,每至于百犬吠声。即使果真,何关外人之事?”讲昌吉

